



梧林的格局

许谋清

我认识的第一个梧林人是蔡煌仪。他当了20年村主任,后来还是支书、主任“一肩挑”。现在蔡煌仪退了,可想了解梧林,人们还总是说:“找蔡煌仪!”蔡煌仪是梧林的活字典。也可以说,蔡煌仪是梧林的“百科全书”。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德耀宅有两棵老榕树。一棵树头在厝顶,一束束根顺着房梁延伸;还有一束根顺着柱子垂下来,扎入地里,成了树干,让人觉得树头在上,树身在下。另一棵在围墙里,四面墙壁,满地树根,盘根错节;有一条根像龙、蛇,横在半空,遇到墙壁,无奈,又顺墙而下,钻入地里。

蔡煌仪说,两棵都是鸟屎榕,原来都在厝顶上。有一棵,厝顶塌了,从上边掉下来,继续活着。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朝东楼是钢筋水泥结构。

蔡煌仪说,不全是钢筋水泥结构。有些墙壁是竹竿水泥结构。朝东楼是分三次盖的。先盖三层主楼,再盖二层“花向”(注:花向,指和主人家居住的房子相向,原来有钱人供下人居住的房子),最后用一边是水泥墙一边是小门楼,把主楼和“花向”连接起来。朝东楼墙壁粗糙是模板的原因。主楼二楼楼板留有两个四方形的口,不是电梯口,是留作上建材的口。

“勿会出哩伦敦。”意思是好东西不会离开伦敦城。这句最洋的土话就是蔡煌仪在给我们介绍朝东楼时讲的。朝东楼现在还在装修。蔡煌仪领我们上了主楼二楼,通过小门楼的过道到了“花向”二楼,又上了“花向”的楼顶平台。他说,以前从这楼顶可以一直看到泉州。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朝东楼和五层厝是哥特式罗马式建筑。

蔡煌仪说,朝东楼里面设计是中式的,没有卫生间;五层厝接近西式,有卫生间。两栋洋楼里边都没有装修。外观,五层厝吸收朝东楼的经验教训,显得比较精致。蔡德龛小儿子那辆摩托车原来放在五楼,这算是一件文物。

蔡煌仪自我解嘲说,和别的村子比,梧林发展比较慢;反过来说,如果梧林早开发,也许这传统村落就被破坏掉了,不会保留得这么完整。

梧林原来无法让人走进来,脏兮兮的。很多华侨房子人去楼空,有的倾斜,有的塌陷;还有发生过火灾,只剩下遗迹;烧黑砖石、杂草丛生、野花无主。当年上梁的鞭炮、落成的盛宴,都无影无踪。但是洋水泥钢筋坚挺,红砖上边的雕饰仍然棱角分明、色彩红艳。它们依然在故国家园坚守。

梧林进行一场大清理,有的要整修,有的得重建。原来房子是一家的,经过几代,房子就变成几家的。只要一家有不同想法,改建就得停下来。有一栋房子,遭过火灾,全塌了,要重建,让主家出一部分钱,现在菲律宾的几家意见不统一。难题一道一道提了出来。

德龛老那棵从坍塌的厝顶掉下来还活着的榕树,根系特别发达,裸露在地面上,到处都是蛇行龙的根。清理房屋时,有人想把它砍掉。已经砍断了几条根,蔡煌仪知道后,赶到现场,把它保了下来。

这样就说到梧林的路,触到了梧林的痛。

梧林人一直想要有一条通向外边的大路。可到十几年前,梧林还是晋江唯一没有通公共汽车的村子。

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有修路的想法,只是想把路修宽一点,弯弯曲曲也没关系,过别人村也没关系。那时还是生产队,地块可以置换。但出了难题,有几个粪坑,有几棵龙眼树,要价很高。一棵龙眼要3000元,当时,这是很大的数字。卡住了。

20世纪80年代,这时地已经分到户,又卡住了。

20世纪末,已经改革开放,梧林人要办厂。梧林华侨多,也想回来办厂,汽车没办法进出。梧林人下了大决心,这回要修20米宽的路,长度是958米。梧林自己筹集了200万元,政府帮着征地。一开始定的标准出了问题。离306国道500米内每亩1万元,500米外每亩5000元。本村的好办,外村的就解决不了。结果烂尾了,现在还能看到残存的路段。

2015年,邻村那边要拉电线,梧林很配合,互相合作,东西三路才算开通。要进梧林的那个路口,还有邻村个人的地,还纠缠一番。

梧林人要路做什么?

梧林人走出去,外人走进来,从封闭走向流动。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梧林人心急如焚。

梧林现在成为星级景区,村里有水泥路,景区有石板路、花砖路;出去有公路,还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梧林进出问题解决了,比原来期望的还多了游客,每天一般都有2000多人,一年下来几十万人。梧林由寂寞走向繁华。

在梧林,认识煌仪,又认识马追,也认识新塘街道的一些干部。我们不由地探讨一个问题:梧林景区,传统民居是乡村还是城市?

梧林传统民居的归属已经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情感还会经常错位。梧林景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梧林,如果还把梧林景区当作农村就是一个误区。

建一个城市不容易,提高市民意识其实路更远。梧林,与时俱进。

一个景区的生命力是什么?

五店市在城区,不是城中村;梧林在乡下,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不是等周边成为城市,而是梧林自己的城市化,中心要带动周边增进城市意识。

我要说的就是,梧林定位是晋江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它摆脱了原来乡村层层包围的困惑,站在城市的高度思考。这是梧林新的起点。

味道



苦笋不苦

黄梅萍

正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懂事的春雨用它雷霆万钧之势,唤醒沉睡的万物,用甘霖滋润干渴的大地。闽南古语云:阿婆儿崽憩睡,一眠长一寸。春雨浸润下的山间苦笋更是如酣睡的婴儿般悄悄地拔节长高,此时,我显然闻到一股春天般清甜的亲情味道。

这不,你看,老妈的电话如春雨般及时:“阿妹,你最近很忙吧!好久没回家了,快回家吃你最爱的苦笋啊!你爸知道你爱吃,那天特意和几个邻居一起去山里挖的!”此时,仿佛能看见老爸佝偻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极力为心爱的女儿寻找着这一份独特的春鲜。我心疼地责骂:“街上多的是人家挖好拿来卖的,惊蛰一过,山上都是蛇出没,也不懂怕!”老妈嘿嘿一乐,说:“你爸就乐意看你瞎忙活!”

是呀,每次回永春娘家,我爸都系上围裙,乐呵呵地准备我最爱的“苦笋排骨汤”为我解馋。我们永春苦笋,像人生挚友,虽不常联系,却总在你想念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出现,惊艳你的时光;亦如一个谦逊内敛的老者,它每株都能无私地散发全身智慧的芳华,让身边的每个搭档都绽放出最亮的光彩,完成华丽蜕变。你瞧,厨房里,老爸将苦笋一层层剥开,露出象牙般莹白的笋肉。我和老爸边唠嗑边将其轻轻撕成条状,放水里浸泡一会儿,四周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排骨在沸水中翻滚,浮沫渐渐散去,露出清亮的汤色。焯好的排骨重新入锅,约半小时后,苦笋华丽登场,小火慢炖,静待它点石成金。

炖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响着,温馨的水汽在厨房里氤氲。苦笋的清香与排骨的醇香渐渐交融,化作一缕缕诱人的气息。约一个时辰后,美味完成,完成了它们的升华。苦笋清爽中带有淡淡肉香,轻咬一口排骨软而不烂,微苦中带香,让人口齿生津回甘,不由感慨:这就是幸福啊!

苦笋不苦,苦后回甘,所忆皆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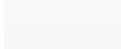
给春天打个卡

陈巧玲摄



油菜花开满地金

王玉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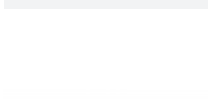
活力与希望吸入肺腑,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所有的烦恼与疲惫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轻轻蹲下身子,仔细端详着一朵油菜花。蜜蜂在花蕊间忙碌穿梭,它们嗡嗡的振翅声与油菜花的沙沙声相互呼应,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田园交响曲。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触摸那柔软的花瓣,指尖传来丝丝凉意,细腻质感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将脸凑近花丛,深深呼吸,眼前满是金黄。那一刻,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一朵油菜花,在这片花海中尽情绽放。

花田间,热闹非凡。孩子们嬉笑奔跑,手中挥舞着捕蝶网,试图抓住那穿梭于花间的五彩蝴蝶。他们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为这片花海增添了无尽的活力。年轻的情侣们手牵着手,漫步在花田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与油菜花的灿烂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甜蜜的画面。还有些老人坐在田边的长椅上,静静地欣赏着这片花海。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对岁月静好的感慨,仿佛这片油菜花田勾起了心中无数美好的回忆。

远处,山峦连绵起伏,在油菜花田的映衬下,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披风,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蓝天白云倒映在花田旁的小溪里,溪水潺潺流淌,水中偶尔可见小鱼小虾游过,它们的身影在阳光的照射下若隐若现,为这片田园风光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

时间悄然流逝,夕阳的余晖渐渐洒落在油菜花田上,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醉人的金黄。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这片花海,心中满是眷恋。这次郊外看油菜花的经历,宛如一场金色的梦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当我回忆起那片“油菜花开满地金”的灿烂景象,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它让我明白,生活中处处隐藏着美好,只要我们愿意迈开脚步,用心去感受,便能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绚丽风景,收获满满的感动与力量。



抒怀

刘衍

春日迟迟,春景熙熙。春天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春日在晋江灵源山勾勒出如梦似幻的盛景,唤醒世间万物,也撩动着人们心底对自然的渴望与眷恋。

灵源山,这座屹立千年的名山,宛如一位隐匿于尘世喧嚣之外的智者,静静守望着岁月的流转。当春风初临,她便从沉睡中苏醒,被一层薄纱般的晨雾轻轻笼罩,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气息,引人探寻。

春日的灵源山,是一场听觉的盛宴。鸟儿欢快的啼鸣,是大自然谱写的灵动音符。它们在枝头跳跃、欢唱,为春的到来欢呼喝彩。这清脆的歌声,与山间潺潺的溪流声交织相融,宛如一曲和谐的春日交响乐。“间关莺语花底滑”,那婉转的旋律,顺着春风,涌入人们的心田,让疲惫的灵魂在这纯朴的自然之音中得到抚慰。溪边的垂柳,早已被春天这位神奇的化妆师赋予了嫩绿的色彩,细长的柳枝在微风中轻柔摇曳,如灵动的绿丝带,又似少女柔顺的发丝,尽显温婉与灵动,让人对春天的巧夺天工赞叹不已。

踏上灵源寺,这座始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古刹,静静坐落在灵源山的怀抱中。寺前的樱花树,在春日暖阳的轻抚下,绽放出如云似霞的花朵。微风拂过,花瓣如雪般纷纷飘落,似一场粉色的花雨。走进寺内,香烟袅袅升腾,梵音悠悠回荡,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将尘世的纷扰隔绝在外。

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晋江城的繁华与灵源山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奇妙地融为一体。高楼大厦在春日阳光下闪耀着现代文明的光芒,而灵源山则以其葱郁的山林、灵动的溪流展现着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在这片广袤的天天地间,古朴与现代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谱写着一曲生命的赞歌。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那是春天给予的温柔拥抱;春风轻抚面庞,带着花草的芬芳与泥土的清新鲜,那是大自然最深情的问候。闭上眼睛,聆听着鸟儿的欢唱、溪流的低语,心中满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晋江春笺

蔡安阳

晋江的春,宛如被刺桐花封存许久的绮梦,那细腻的叶脉间,满满藏着岁月悠悠的絮语。当残冬的风还恋恋不舍地在安平桥畔来回徘徊,仿佛眷恋着旧日的时光不肯离去,晋江的春潮已迫不及待,顺着古老的渡口,如灵动的仙子,悄然无声地漫涌而来。

晨雾仿若一层轻柔的薄纱,朦胧地笼罩着大地。在五店市那充满古朴韵味的老巷之中,刺桐树粗壮而又蜿蜒的虬枝上,红珊瑚般娇艳欲滴的蓓蕾,正微微颤动,恰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诗人,蘸着悠悠不尽的时光,郑重地写下了第一笔饱含春之韵味的诗篇。

踏入梧林传统村落,仿佛一脚迈进了旧时光。阳光斑驳地洒在石板路上,闽南女子色彩明艳的彩巾随风轻扬,如灵动的蝴蝶翩跹起舞,与墙头肆意绽放的三角梅相互映衬,那馥郁的芬芳刹那间晕染了整个巷陌的春风,让人仿若置身于梦幻的花海。少女们笑意盈盈,将新采的素馨花轻轻别进发髻,银簪滑过如瀑乌发的一刹那,紫帽山的晨雾仿若被召唤一般,悠悠地萦绕在塔顶,如梦似幻。她们迈着轻盈的步伐,沿着蜿蜒的石板路走向溪边。微风轻拂,襟口的刺桐花苞在暖湿的微风里,瞬间绽成明艳似火的火炬,热烈地点燃了春之序章,奏响了一曲生机勃勃的春日乐章。

草庵的晨钟,带着古朴而厚重的声响,“当当”地敲破了薄雾的笼罩,仿佛在向世间宣告着春日的苏醒。八仙山漫山遍野的桃花,伸出粉嫩的花枝,似乎想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美丽。十九溪的水草在潺潺溪水中轻轻摇曳,像是在伴着南音《直入花园》那活泼的曲调,欢快地舞蹈。

夜色渐浓,红砖古厝天井里,孩童用竹枝逗弄水缸中的月影,惊醒沉睡的莲种。衙口海滩涛声传来,阿嬷翻晒旧物,回忆涌上心头,箱底嫁衣上的刺桐花愈发明艳。草庵里,摩尼光佛凝视岁月,檐下风铃轻响,惊起梁间新燕,衔着花瓣飞过月光下的安平桥。

轻柔的海风携着晋江独有的温润,宛如一双温柔的手,将古渡那悠悠的沉香与街巷中弥漫的烟火气息,巧妙地调和、酿成了清亮而温暖的晨光。不必问这承载着春日希望与美好的春笺究竟寄往何处,因为晋江的每一片刺桐花瓣,都早已用清晨的露珠写满了生生不息的诗章。



陈巧玲摄



站在春天的分界线上(外一首)

芷茵

万物从犹豫
抓住机会就奋力生长
我渴望像太阳一样
在生活中看见自己
即使有起有落
但不失光芒

白昼与黑夜
在这一天达成平衡
正如我此时与自己和解
我接受春天的鼓励
缓行或是奔跑
势必要做出抉择

站在时光的分界线
左边是冬的清韵
右边是夏天的引子
阳光斜斜地丈量我的影子
我细数着心跳
每一拍都是新的起点

林中的树叶

与清风、晨露一起
岩石篆刻破茧的意象
是谁透露了诗歌生长的秘密

看云朵停歇在教室作曲
阳光穿过树梢,洒下
金色的音符,捧着梦想的孩子
眼睛里闪烁着星辰

当云雾在笔记本里下起细雨
每一颗石子都在讲述,每一片
花瓣都在书写,蝴蝶的翅膀
扇动成诗句的韵脚

一本立体的诗集正在舒展
听,整座紫帽山都是它的朗读者

春分的公路

一凡

早晨的公路是一条发光的尺
我的大众老旧汽车驶过
将地平线裁成两半
一半给白昼
一半给夜晚

樱花树在后视镜里不断后退
像一串未完成的音符
飘向更深的季节
里程表刻度跳动着
春天在数字间精确地游走
我摇下车窗
风都是往昔记忆的呼吸
尘世的温柔与流年的斑驳
在春分的公路蜿蜒成诗

此刻地球保持着
完美的平衡
黑夜与白昼,在穿越公路的轮胎下
轻轻打了个结

发表春天

罗睿

天空发表着万丈阳光
大地的头条,桃花、李花、油菜花
争相抢占版面
重点推荐栏目里,绿元素蓬勃
引领时尚风
春水发表在河床上
鸟鸣发表在耳朵里
我写了一首春天
想发表到你脸上
并把你我发表在彼此眼睛里
一睁眼就能互相阅读

春天的身影

唐宝洪

就让我踩着淡画般的爱音
在鱼儿成群排队走台的水榭边
若即若离,或远或近
看着你的身影
融进静谧的黄昏

一些温暖的信息
早已泄露,前方
有惊奇的内容迎迓你的解读
而采茶的姑娘
以凝固的乐章
为草木的欣欣向荣助兴
为花朵的争奇斗妍喝彩
为即将到来的广场舞夜亢

春天,春天
你的身影如此雅丽
你的身影簪满芳华